

《那個年代 附中一些被遺忘的軼事》

第一章

東。南。西。北

1.

「那影片表面上是部情色片。其實，它是根據日本三島由紀夫原著小說改編的文學巨著，運鏡的氣氛淒美、充滿邪氣，真是一部好會幹的文藝片。除了描述一位中年寡婦與一位粗壯船員間乾柴烈火般的偷情故事，寡婦之子對船員從極端崇拜，以至於後來他從牆縫窺視他和母親做愛，完美理想破滅，最後親手將他心目中的英雄殺死的心理轉變過程，才是全片的重點。」

每個星期一上午的一、二節國文課，我都要被迫聆聽阿財臭蓋，重溫上週末他跑去三重『建國戲院』考察來的小電影劇情。他不時誇大地表演著片中的動作、夾雜怪腔怪調的英文，模擬男女主角鹹濕的對話，讓班上每週一大清早非常吵鬧、歡樂。

「尤其，從殺貓開始，那男孩就一直自我突破，在心裡頭，不斷地模擬各種殺人技巧，好讓自己取代船員，成為所有男童心目中的新英雄。」他除了擅於描寫電影劇情，有說書的能力之外，阿財的國文課本裡，更是別有洞天，總是不時有令人讚嘆的驚喜水墨春宮畫。

學校裡沒有太多人知道，當初舊南樓在怪手拆除的前一星期，有學生摸黑用繩索攀上去頂樓的圍牆，偷偷拆下了12塊八角磚。我去過阿財租屋的地方，親眼看過他所培植的林田山蘭花，就種在八角磚裡。其實，我曾興起過把那個八角磚給偷走的念頭，只是那磚和蘭花一直都被高高懸空放置在衣櫃的上面的天花板，我去找他時，他都特別小心翼翼地，完全找不到下手的空檔。

「這才是『附中精靈』居住之所在，每次當我英文單字背誦不下去時，我都會把『梁實秋編的《遠東英漢大辭典》』墊在那塊南樓八角磚下，點上三炷香膜拜，然後我再翻開辭典時，每一個單字和例句，看一遍就再也不會忘了。

◎^◎ !!!

我不知道，這真的是阿財之所以英文獨霸全班，無往不利的真正原因，還是他胡謔出來匡我的說詞。連英文老師「阿基」都經常在課堂上被他糾正字首字根的用法、出處錯誤，「阿基」老是把拉丁文字首錯誤解釋成古英文的字首。阿財不時在英文課上嘀咕著說：「英文裡有些J開頭的字根本是從拉丁文的g來的，tele有距離的意思，pone是聲音，telephone就變成了有距離的聲音(電話)，telescope是望遠鏡，--rive字根是撕裂的意思。」另外，他還會整理《遠東》和《環球》版英文課本裡，每一課課文單字的root/prefix/suffix，定期分享給全班，這項資源一直我們全班英文考試的秘技，整理的比劉毅英文班的講義好太多了。

〈古乃箏〉跟我說過，阿財國三時就開始背整本《遠東英漢大辭典》，高一他還花了八千元，訂了一整套的「階梯英文」，每次洗澡的時候阿財都不關門，邊洗邊跟著錄音帶一起大聲朗讀，他的英文歌曲唱的極好，洗澡時歌聲常常會傳到樓下來。〈古乃箏〉是一位住在阿財同租屋樓下的中山女高女孩。是高我一屆

的學姊，卻是阿財花蓮鳳林國中的小一屆學妹。

鳳林國中是一所位於花蓮林田山林場的學校，聽學姊描述，整個林田山坐落在萬里溪以南，馬太鞍溪以北、位南投縣以東的河谷地形，卻屬於花蓮縣境內。阿財的父親是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的副處長，他的英文是從小就開始跟天主堂的外國神父學的。

最令我吃驚不已的事情，〈古乃箏〉竟然是阿財的表妹，在那個表兄妹可以通婚的年代裡，包括她自己和全家族長輩都認定，以後她就是嫁給他。所以，當阿財考到台北來讀「師大附中」時，考來台北陪表哥一起讀書生活，就成了〈古乃箏〉和他們全家的最大願望。



=====

2.

每週三下午，附中的高一上半天課，當時北市高中除了我們外，只有建中和北一女有這個「小週末制度」。於是每個星期三下午，滿街都是背著建中和附中書包的男生追著『北一女』跑。因為我是高一上學期的班長，約女校辦「班遊」或是「舞會」自然是我這位班長和「康樂股長」責無旁貸的責任。

好不容易請路上的女生幫忙撥了電話，躲開對方家長的盤問，終於輾轉和之前國中同校的〈挹芬〉約好了碰面的地點。那是個星期三小週末的時候，兩個人在剛建好不久的中正紀念堂的拱橋下撿石頭、餵金魚，午後的太陽並不熱，留下一抹淡淡甜蜜的影子痕跡。我對她說：「黑暗怎麼關得住吶喊！光明是沉默的，而

沉默是金，我是水，妳是魚。」她睜大了眼睛，崇拜又好奇地問著：「你們附中，校園似乎很大，從信義路走到仁愛路的前後圍牆距離到底有多遠？」

這個問題真的難倒了我，「附中的前後圍牆距離有多遠？」我真的不知道啊!!

有人說：「人老了之後，通常不會為做過的事感到後悔，但是卻常常為沒有去做的事感到遺憾。」

只記得，當下路上天空就配合的飄起雨來，春風微微，夜雨茫茫，詩意盈然，我順理成章地脫下附中白徽藍夾克幫她遮雨。她答應要將我們班想找「北么前公班」(註 1) 郊遊的訊息，帶回她們班去。那一天，我覺得自己應該是要談戀愛了，「初戀」該是個怎樣的滋味啊!! 後來，我常常在想，究竟是愛人比較幸福、還是被愛比較幸福呢？經過了幾年來的試煉，我總算有了答案，(不過，卻也付出了這一生中難以彌補的代價。)

「三女中是我們的，我們都是附中人。」這句口號，是迎新時童軍團學長，交付給每一位附中小將的使命。附中是個宗教，唱校歌是種認同，猶如天主教裡「望彌撒」時的唱聖歌。上課時，同學們七嘴八舌合作的詩句寫滿了黑板，內容豐富到了肥美的程度，後來在國文老師的引導下又逐句的刪減，最後全都刪完之後，老師說：「上了高中，就可以辦些有趣的活動。譬如，辦個郊遊就可以光明正大拉拉女生小手，這都是很應當的。我們班給北一女公班的邀請函，就用這一首詩，一定能成功。」他是我們班的班導，叫做「阿民」。

「阿民」老師在附中非常的有名氣和有勢力，他當年是「政工幹校第一期畢業生」，總教官(王大祥)是他的學弟，教育部的「軍訓處少將主任」是他的同學，所以教官室幾乎從來都不找我們班的麻煩。聽歷史科黃淑梅老師提過，「阿民老師」當初政工幹校畢業後，應屆考上台大中文系，除了寫了一手好毛筆字之外，六四駢文寫的超優美的。後來才知道他和「政大校長歐陽勳」都是在鼓勵「學生兵考大學的政策下」，轉考入一般學制的大學，「阿民老師」除了當娃娃兵之外，後來竟然沒當過一天軍人；不過，最後他是師大國文系畢業的。

當時，我望著黑板上的那首詩，覺得那個寫詩、改詩過程很像人生，我們一直以為，沒有什麼什麼就活不下去，但在一樣一樣的增減之後，會發現，人生也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排列組合，回頭看，曾經擁有的，曾經失去的，來來去去，而這一整個過程不就是人生麼？

從小我就是個有情緒障礙的過動兒(後來，才知道那叫做「妥瑞氏症」)，根本無法好好地聽人說話；幸好我跟漫畫裡的史努比一樣，會一個人躲在無人教室或榕樹上看書。所以，小學時每天坐在教室裡，我根本無法聽懂老師在說什麼，跟同學也毫無互動，上學變成我最討厭的一件事。從小學起，我就經常逃學，因為在教室裡不是上課被老師打，就是下課被同學打，這樣分批被打下來；還不如乾脆翹課逃學，被抓到後，只會被老師很狠地打一次大的，其實還比較合算。

在考上附中新生訓練的第一天，我真的高興極了，我想我再也不會任意地被人因為無名火，給狠揍一頓了。那天，我在日記本上寫著：「不知道這第一天，還是以後哪一天。所以，大概再也沒有再被揍的一天了吧。但是，這個月裡的某一天，我突然又似乎有第一天的影子…。我想多寫寫，未來高中生活裡，我的眼淚我的歡笑。但是為什麼

情緒還沒長出來，就被風吹走了.....」

一件簡單的事，如果加入“我想”，就不能簡單了，但是，誰能真的明白呢？

中小學生時代，罰站、打手心和打屁股，最常看到的處罰方式，如果是讓不守規矩的學生好好反省一下，也不算太過分；不過，老師也該顧一下學生自尊，不要刻意用羞辱的方式.....。幸虧，後來我考進附中之後，體罰的事情，不再發生在我的身上了，羞辱的責罵也沒了。但是，「記過」和部分老師的冷漠漠視對待，卻經常在我的身上發生。

幾個月之後，我在我的日記本上寫下了這段話：「我吃完飯以後實在等不了，我心雖氣妳父母不肯將電話接給妳，但對妳，我算是服服貼貼百依百順了，今晚我從板橋又溜出來到台北來看妳。當我吻妳，妳卻又有意又無意的把頭側開時，我心中突然有了不妥的感覺，是不是妳變心了，我心中一直猜不定，到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了，我抱住妳，我不要妳從我身邊溜去，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把妳上衣解開，當時我心中卻不願去做，但有另一種力量支持我，我還是解開了。可是當我動妳裙子時，我的理智突然又回到我心中了，所以沒有做，實在是太危險了。」

(註1: 北一女的編班之前依照~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公、誠、勤、毅、溫、良、恭、儉、讓、禮、樂、射、御、書、數、真、善、莊、敬、嚴、正。近來這幾年，忠班為社會人文資優班，溫、良班為數理資優班。敬、嚴、正班現已裁撤。)



=====

3.

一向護短的阿民導師，終於生氣了。

起因是我們班的三位學生，故意每天不參加全班一大早的晨跑。一位是因為每天一直唸書，不管班上發生什麼事，有趣的、沒趣的，大事、小事，不管辦什麼活動，他通通收不到訊號。他只要唸書，只想著考上他夢寐以求的學校，他永遠都在全班跑步隊伍都拉拔去跑操場之後的清晨 7:30 分才踏進教室，總是那麼準時地遲到。

另外的兩位，一位是〈秤子〉和他的死黨〈寧〉，附中語言社的〈秤子〉，他有善辯的口才，私底下被別人誤會的時候卻不愛解釋。不要問為什麼，就是不愛解釋；不喜歡傷害任何人，寧願傷害自己。當心情不好時，他會對週遭的人冷靜的說著狠話，會口是心非。是吃軟不吃硬的一族，你軟、〈秤子〉就對你沒脾氣。你硬、〈秤子〉就比你還橫。

〈寧〉是那種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高挑帥哥，還是附中儀隊的高一儲備掌旗官，是許多女校美女心儀愛慕的那一型；在人前他永遠一副超脫的什麼都看淡的不在乎模樣；面具下：〈寧〉很注重穿著修飾，自我意識強烈，並且是很需要別人的肯定的人。〈秤子〉和〈寧〉他們很有表現的慾望，無論在什麼場合只要得到肯定，他們就會非常滿足，喜歡成為公眾人物的感覺，同時有些自戀。

所以，當阿民導師知道了些什麼事情之後，他開始生氣。這股氣越演越烈，你可以感覺到，班上充滿著不安，隱隱即將發作暴風雨前夕的寧靜。

那天，他上課時檢討國文講義，之前講過的題目他再抽問一遍，一連問了這三個人，他們都答錯....之後，我居然不經意地笑了出來....。不是挖苦地訕笑，就只是單純地發自內心地笑了起來....。阿民老師凝視著我時，一臉無奈的苦笑，卻不帶絲毫的怨懟，只是氣惱著，在下課之後，把我找去詢問求證了一番。

和老師聊完之後，我知道真實的原因是什麼。有些事情，真的就是會在冥冥之中顯露，〈秤子〉和〈寧〉他們不小心就剛好給阿民老師給撞見。

就這樣，冥冥之中他們倆遇到對方，喜歡彼此，愛上彼此。變成了彼此相愛的人之後，他們便習慣天天黏在一起，即使因為上課、回家需要不得不暫時分開，也會保持最密切的聯繫。

後來的發展，常常是他們兩個人利用清晨附中校園裡沒什麼人時候，提早到校，什麼也不顧的去你所想像不到的地方。因為愛著，所以習慣相依相慰，做著激烈的親密的肌膚之親。所以，自然班上的晨跑他們倆總是軟腳、缺席。

〈秤子〉這個人在爭搶東西方面總是最弱的。〈秤子〉他自己跟我提過和〈寧〉的關係。他說：「屬於自己的東西總是被人搶走之後，還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自己總給人留下善說好辯卻懦弱無用的形象。」

其實不是〈秤子〉沒有能力去爭搶，只是〈秤子〉明白一個道理，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是不用去爭、去搶。這不是缺點是優點，是〈秤子〉一種與生俱來的性格。

阿民老師下課後，把我找去教師辦公室的單間裡，跟我述說著，他自己的心態真的變了....若是以前，早就板臉開罵他們無恥；現在，他竟然半句話都說不出來，還覺得很不好意思，必須要遠遠地繞開他們，他真的覺得好笑！以前他不懂，為何講過了，他們仍不會改變？就如同，他們不懂，為何他們一定得像男女情侶那樣在一起，然而後來似乎有點理解了。

那天阿民老師說的一段話，很難忘記啊，
跟他傳說的優美駢文一樣，讓我印象深刻：

「搞不定 之乎也者 平平仄仄，
弄不會 sin cos 內心 外心，
分不清 電子分子 機率速率，
記不住 湘資沅澧 宋齊梁陳....
那又如何？
對他們而言，這世界並沒什麼不同？

每個人用自己的認知和這社會對話，
赤裸裸地展現不同的價值觀....
是非對錯，也不是 誰說了算！

只是，要被這個社會慈眉善目地對待，抑或橫眉豎目地虐待，
無論如何，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人生.....」

朝曦鐫鏤的樹影，斑駁地洩漏了光陰的足跡....。
我在夢境中 踉蹌，掙扎著 想捕捉暗夜最後一聲嘆息.....
今晨， 陽光自外簾上窗簾， 好似一幅 印象派的畫作啊！
毫無雕琢....

兩個不能長期處於孤獨之中的星座，一生都在尋找停靠的港灣， 他們只是提早相遇到了而已， 只要他們別太過火太惹眼，這早慧早熟的男男戀，那又如何？外面陽光好亮....附中的民主和開放是容得下他們的啊！！

